

去外公的小镇住两天

王天生

知道外公的老家在扬州乡下,但一直未去过。

外公是一个普通的人,和许多人的祖辈一样,给孩子们带来庇护和快乐,等你长大后,他已经老了,在某一天走了,猝不及防,让人来不及回忆。

有时,我会想念祖父,想去他年轻时的老家看看。

怀念一个人,可以去他童年生活、生长的地方走走,那个地方有关于他的印迹、色彩、建筑,以及那个地方还依然生活着的普通人。这样就可以为怀念,找一处草木葱茏的背景。

外公在世时常说,他来自一个叫樊川的小镇,从前很繁华,附近有一川大水,有轮船

通往周边的城市。百年前,青年外公从小镇出发,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之路。小时候,他总对我说,路是靠人自己走出来的。

走出小镇后,外公再也没有回过故乡,“家中没人了,父母早就不在,童年的伙伴早已走散。”谈及家乡,外公总是语焉不详。

我不知道外公的故乡小镇从前是个什么样子?没见过它的前世,但想见识它的今生。人到中年,内心有了沧桑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,便萌生出到外公故乡走一走的想法。

从我住的地方到那个小镇,只有45公里路程,途中要经过9座大桥和一座国际机场。

选择一个清凉如薄荷的雨天,走一段石板路,循着老墙的青苔,在旧院落里,碰到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,听他说话的腔调,看他推门走路的姿势,站在街角,听两个熟人之间的相互招呼,与外公所说的方言是否相似。

或者是虫鸣唧唧的午后,买一只路边摊上的蛴蛴笼子,感受这小虫子的欢叫,听一听那来自田野深处的风物乡音。

故人已去,故物或许还在,比如,一棵在某个地方、年逾百年的古树,或许它曾经看见一百年前,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,拎着一只箱子,登上了驶往远方的轮船。

外公85岁时,曾给我讲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故事:

那时他还很年轻,坐在船上准备到一个地方去。有人在岸上喊他,问他要去做什么事。听了朋友的话,外公又回到岸上。冥冥之中,几句话,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,偶然?必然?

我想,在那个陌生的小镇踟蹰,没有一个人会认识我,我也不认识别人。别人不会关心我是谁,来这里干什么?在一个没有熟人

的小镇,舒坦自然,却不感到孤独。

百年时光,路变了,路上的行人变了,商铺变了,大部分建筑或许拆了,但总会留下一二间老房子,墙上有雨水冲刷的痕迹。

一个地方人的饮食喜好,一百年或许并没有多大变化,小镇上的人,仍旧口味清淡,喜食甜,标准的淮扬风味。外公的小镇,虽是人事沧桑,但小镇的滋味,始终是小镇街上某个小饭馆的土菜。

外公是个手艺人——从前做皮箱。小镇的街上,有做皮箱的老店,我倒是希望撞见,看一看外公的皮箱。

在时光倒流的黑白小镇,走在街上,坐在小餐馆里,听镇上人的说话语调,饮酒习惯,再看看那些菜,有几样是外公为我做过的。

去外公的小镇上住两天,怀恋忘不掉的故人,感受他们的过往,从哪里来,又去了哪儿……

天涯海角的远与近

东方一丁

金秋时节,走进三亚,徘徊于“天涯”“海角”两块石头前。许多人对此地此名,还是有忌讳的,毕竟,谁都不愿意到“顶”到“边”。

数百年前,行走海南那可能是一条不归路。这个南国岛屿,曾被称为“南服荒徼”“越郡外境”。李德裕在《贬崖州司户道中》写道:“一去一万里,千之千不还。崖州在何处?生度鬼门关。”海南岛在当时官员最恐怖的流放地。

古代的交通不发达,中间又隔着大海,且地处热带,多雨多“毒虫”,很容易因“水土不服”而威胁生命。最有名的流放者当属苏东坡,他虽然最终以全身而归,但这只是个例,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是他们的集体宿命,他们困于历史,更困于地理,困于名利,更困于时空。

航海时代的到来,改变了海南的位置,同样,对于天涯海角的感受,也因时而异了。

有点阅历和“故事”的人走到这里,颇有些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感慨。“翠华咫尺隔天涯”,站在边缘线上,生命有如漫长而悲哀的旅途,充盈了流离与失落的艰辛。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,一壶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”,李叔同道出了行路人天涯羁旅,泛海听雨的情绪,怅惘中夹杂着缠绵,迷茫中存着乡愁。

但青春年少的人可不这样认为,在他们的世界中,天涯海角正是阳光地带、浪漫之都,于是三亚处处留下这样的心语:“走遍天涯与海角,最美不过遇见你”“今晚别关窗,让我偷偷去你梦里”……一个许下诺言就会铭记一生的地方,能够瞬间在荷尔蒙的中散发出爱的魔力。

人,不是神,无法穿越,也无法逃避,全然做到无视环境,无谓心境,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很难很难。

数十年前,我是坐着30多小时的火车,再辗转琼州海峡到的三亚,虽然这里百种水果百样甜,但心却也在千里之外,总感觉离家太遥远,有深深的孤独感。而这次来到三亚,刚刚告别一段“长途旅程”,微信与视频,就秒收朋友的问安问候,路程一样远,却有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的真切感。在椰风海韵之夜,溢满馨香的暖。

“你看我时很远,你看云时很近”。现代社会,远与近不以地理位置来划分的。天涯海角远吗?朝夕相处近吗?你在眼前,我却不知道你是谁,天涯如近邻,咫尺却是远山。

远或近,我总在那里,不离不弃……

《平阳传灯寺图》

(局部)

佚名

《平阳传灯寺图》为绢本画(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),作者未知。平阳寺主体殿宇多达六进,加上侧室数百间,构成一个巨大的建筑群。位于若耶溪(今名平水江,属绍兴市境内)源头化鹿山下,该寺创建于清康熙五年(1666年),加之虽然为绢本,但依然保持了亮丽的色泽,据此推测,此幅画作时间晚于清中期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大气东行

第广龙

轮南集气站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。

我先到倒班点。院子里,三棵一搂粗的柳树,远远就能看见,是这里最显眼的绿色。正要换班的于洪海带着我,从倒班点走出去,就来到了沙漠公路的北入口,一直延伸到沙漠的最深处。沿着公路往里走,40多米远处,路西边一侧,铁丝网围着的大院子,就是轮南集气站。

轮南集气站,是西气东输第一站。

这个站气势大。有多大?于洪海让我看站内的展板:一年输气能力400亿立方米,被称作塔里木天然气外输的心脏。2004年投产,到2020年底,从这里输送出去的天然气达到2800亿立方米,几乎是全国天然气产量的近三倍。

集气站的院子占地近400亩,也很大。一眼望过去,看不到一株草,一棵树。这里常年干旱少雨,种活一棵树太难了。而且,即便有了树木,一旦被大风吹断,也是安全上的隐患。由于气候多变,经常发生沙尘暴。有时毫无征兆,突然就刮起了大风。女工邱莉说,刮大风的时候,外出巡检得戴上护目镜,两个人互相搀扶着才能抵抗住风力。要是一个人突然遭遇大风,得赶紧就近找电线杆抱住,不然就被风吹着跑,停都停不下来。

顾名思义,轮南指的是轮台以南。

轮台世人尽知。不过有汉轮台和唐轮台之说。我来的轮南,是历史上的汉轮台辖境,如今设有轮台县。岑参有名的诗句“轮台九月风夜吼,一川碎石大如斗,随风满地石乱走”,据考证描写的是唐轮台。汉轮台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称作仑头,征伐西域的汉军曾在此驻军屯田。

兵戈狼烟的历史远去了,石油天然气开发的钻机声,在戈壁大漠奏响。

来到轮南集气站控制室,里面坐了四五个人,盯着面前的大显示屏。画面是即时的,动态的。画面上的克拉2、克深、牙哈,位于轮南的西方,塔中位于南方,距离也最远,在300公里以外。都是天然气田,生产出来的天然气,汇聚到轮南集气站,经过除尘处理,再集中向外输送。

我去过给集气站输气的几个气田。印象最深的是克拉2,四周是雅丹地貌的刀片山,寸草不生,久远时光的雕刻,万古苍凉的景象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正是这个气田的发现,才促成了西气东输管道建设项目的实施。塔中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,石油天然气开发前,沙海茫茫,渺无人烟。沙漠公路建成之前,石油工人和装备进沙漠,只能依靠飞机空运。在塔中东边的沙丘上,还留有供飞机起降的钢板跑道。这几个气田,共同特点是在职工的生活区域之外,都是荒凉的戈壁沙漠。过去,这里没有名字,因为石油天然气开发来了人,才有了命名,才有了地图上的标注。

集气站站站长张兴国,大学学的是自动化,在集气站工作7年后,今年2月,回到了这里。他介绍说,有几个重要节点,见证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发展壮大:2004年,年输气能力120亿立方米,2021年提高到300亿立方米。

集气站就像大江大河的出口,可控制室静悄悄的,院子里静悄悄的。装置不是很大,管线集中的区域也不是很大,到了跟前,也听不到轰鸣声,就是把耳朵贴在管道外壁上,最多也只能听到隐约的丝丝声。可是,分明有磅礴的气流奔向远方,温暖160多个大中城市,惠及近4亿人口。



我的小说处女作

洪鸿

我发表小说处女作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。

20世纪八十年代初,伤痕文学流行。那时,我家乡的熊尚志,因其创作的《藕和花的故事》单行本出版而一举成名。熊尚志不仅成为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偶像,也被文化部门视为自学成才的典范,被组织上委派到鲁迅文学院进修,后又到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一步深造,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。那几年他一直在外,只要听说他回到老家,我都要抽时间去拜访他,有时他还留我彻夜长谈,我也趁机向他讨教创作经验。每当这时,他总是厌烦地向我解答各种创作上的问题,有时他也会把自己已经构思得很成熟的小说故事说给我听,他一说起来就像说评书一样,让我听得如醉如痴。他说:一篇小说的成功与否,构思非常重要,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打腹稿。他的经验之谈,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。

那时,我在一家企业的知青车间当学徒工,业余时间学习写小说。记得是1986年的

夏天,太湖县文联成立,《安庆日报》准备编一期太湖作品专辑。县文联邀请我们这些业余骨干作者参加组稿活动。熊尚志作为主持文联工作的副主席,全程陪同并指导我们创作。当时我创作的小说《瞧我那儿媳》被他看中,改润色后极力推荐。这篇稿子最终未能发表。尽管如此,熊尚志仍鼓励我不要放弃。后来我去县文联拜访他时,他还提起这篇稿子,对我说:“这篇稿子质量不错,语言极具地方特色,人物形象刻画得好,个性鲜明,肯定能发出来。写小说就要朝这个路子发展。”他还鼓励我向其他报纸副刊投稿,并说,《安庆日报》副刊未发出来并不意味着稿子写得不好。

之后,我将这篇小说寄给了《安徽日报》的黄山文艺副刊。然而,三个多月时间一直没有动静,我也没抱多大希望,时间一长就淡忘了。

1989年元旦的前一天,我正在车间上班,车间主任忽然叫我到办公室去接电话,说是县文联有人打电话找我。接听电话后,才知道我的《瞧我那儿媳》在《安徽日报》文艺副刊上发表了。

第二天我便到县图书馆阅览室找《安徽日报》翻看,果实在1988年12月28日的“黄山副刊”上看到了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瞧我那儿媳》。说实话,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我第一次做父亲,这可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啊,而且是发表在省报的文艺副刊上,那时在小县城里,没几个人能在省报上发表小说作品呀!

不久后,我收到了样报,一个月后,又收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,金额是16元整。父亲看到汇款单后,高兴地对我说:“你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,要再接再厉,不要骄傲。你取了钱后,可以剩10斤猪肉回家改善改善伙食,今年家里可以过个肥年了。”

那时县城里的猪肉好像是9角6分钱1斤,那一年,学徒还未满的我月工资也只有18元。

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,因为《安徽日报》副刊编辑老师的慧眼识荆,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文学创作事业也不断取得进步。后来我到北京谋生,也成了一家国字头报纸的副刊编辑。从此,我跟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,再后来,我的人生也因写作而发生了改变。

雪后

赵国培

寒冷的道路
满怀感激
穿上大雪
连夜赶做的
一身身厚厚羽绒衣

一杆杆
行走的笔
轻松画出万千足迹
朵朵梅花
缀满身似颗颗纽扣裹紧

当太阳
挥起金色扫帚
道路又还原成
大地裸露的
一条条胳膊

容易得到
也容易失去

冬日漫想

饶丰

习惯了没有雪的冬天,却并不喜欢这样的冬天。

冬天,纯洁的白色,让整个世界都变得简单,变得干净,变得充满想象。

习惯和喜欢是两回事,南方的冬天,是没有冬天的气息的。每当天气预报说降温了,内心立马火热起来,希望看到飞雪,希望看到蜡梅,可终究,气温略低了几度,随后暖阳又把这些赶走了,还是继续穿着一件马甲或风衣。记得衣柜里有一件厚厚的军大衣,是老父亲作为抗战老兵的收藏品,每次一到冬天他就拿出来,说谁冷了就被上,可每年冬天走了,大衣还是没人披上。

乡下的童年伙伴发信息给我,说花园里的花草正长得漂亮,花儿开得也特别美。记得前年,老家的一场霜降,就把花园所有花草基本冻死了,后来又重新栽种。活下来的几株,这两年也长得特别好看,特别美,俗话说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。其实,每一个生命,都需要经历过冬天的考验后,生命之花才会开得更加灿烂,生命力才会更加旺盛。

我很想去改变这个习惯——站在南方冬日的艳阳里,看着眼花缭乱的四季之花。其实,我更喜欢四季的分明,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每到冬季,我就规划着踏雪寻梅。记得有一年,和伙伴们选择冬季去了韶关梅岭,本来天气预报说有雪,可去到,梅花是开了,开得稀稀疏疏,开得不情不愿,只因为缺了一场雪。自然,梅岭的梅花,也就没有了最美的那道风景。

每个人有选择习惯或是选择喜欢的生活。而我,更愿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,喜欢有波澜起伏,喜欢有秋风冬雪,喜欢做一株带着诗画意境的蜡梅,在冬日里与雪斗艳,在春雨里化作春泥。慢慢,生活,也就把喜欢过成了习惯。



《静物》托马斯·西尔[美] 1885 玛咖 供图